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## 第一四五回 撫災黎皇上命賢臣 變欽差妖電盜聖旨

話說張欽差自昨日晚間一個人連跟隨都不曾帶，就陪濟公過江，張夫人同小姐在行轅委實放心不下。第二日午後，見欽差仍未回轅，便著了一個親隨過江查問明白。恰巧親隨才到江口，張欽差也到江口，正然差人叫船。親隨看見主人，便一同上船過江，也不進城往家中去了。就此船戶連忙解纜開船，到得平望時候已經二鼓，正待上岸，見旁邊一號大船，船上燈燭輝煌，多少差官在船頭上向埠頭要馬要轎，一嘴的京腔鬧個不住。張欽差一聽，以為京裡有聖旨到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聖僧的話一些不錯！」隨即就同親隨說道：「我看這鄰船上的樣子，必定京中有聖旨到來，我們趕快回衙預備接旨，不必先到行轅傳人備馬了。」當下僕三人青衣小帽的走回衙門，一直進裡。大眾家人見張欽差進來，一個個皆疑疑惑惑，張欽差不解何故？及至走進後堂，見堂前三個人在那裡共桌而食，對面坐的夫人，橫頭坐的自己的女兒，上席坐的人有四口多歲，卻認不得他，意思間以為有些倒像自己。就這估量的時候，忽然狂風大作，把桌上支燭火吹得漆黑的陰了下去。張欽差曉得不妙，忙喊了一聲「來人」！但見那燭火漸漸的又亮起來了，再朝桌上一看，那上座的一個人已經不知去向。張欽差張著眼睛朝夫人、小姐發呆，夫人、小姐也朝著張欽差發呆。

看官，你道這是一回什麼原故？只因江南同安徽搭界的地方有個洪澤湖，這湖同淮水貫通，內中有一大電已住在這湖裡五萬多代，奈因生數眾多，恐湖中容納不下，因此分為五支，在淮河一帶居住。但這淮河每到秋水泛濫的時刻，江北低田都被淹沒。到了宋朝宋仁宗的時候，范文正公就招工築了一轉湖堤，又就蓄水的地段設了五壩，但五壩同湖堤築起之後，百姓是樂煞了。獨是這老電一家是苦死了：一者把河路隔斷，弄得個父不得見子，祖不得見孫；二者他通族逐年的養活，當先未有堤壩，皆藉秋水把人家田內長熟了的稻子衝下來過活，到了堤壩造成，真就同關起門來喝水一樣，老電急的沒法。所以到了秋水泛濫的時候，他就帶些電子電孫推波助瀾，總要把五壩之中衝開一兩壩來，收點現成糧食才得過去。這年八月十六夜，潮水大漲，老電就勢作起怪來，把車羅五里二壩一律衝開，湖堤上的官星夜的就飛報進京，一面報告水災，一面請工打壩。皇上因春間平望水災，張允明辦理甚善，就降了道聖旨，著張欽差就近撫荒兼督工打壩，囑其細心查察，如有水怪等情，即行立時剿除，以免後患。

那知道這旨意一下，老電正同些子子孫孫吃吃喝喝的快樂不過，忽然心血來潮，連忙指指一算，說了一聲：「不好了！我的對頭到了。」暗道：這張鐵差利害異常，加之還有個濟公和尚幫他做事，我必須想個主意，把他弄得不能辦理堤工，方可無事，俗說成法不是法，我卻到平望走一趟，再作道理。主意已定，便由洪澤湖進了漕河，由漕河直到江口。這日到了平望，正是張欽差陪濟公在家裡捉妖，不在行轅。老電已訪得清楚，但無法可以阻止他的正事，要叫他害病嗎，暗中作祟不過一時，他病好了還是要管的；要是叫他丟官嗎，他現今是皇上的愛臣，恐難扳搖得動！此時老電變做一個漁翁樣子，在江口踱來踱去，竟想不出一個主意。直到太陽已落，就想在江口暫住一宵，再碰機會。候至黃昏過後，慢慢的走至灘邊，現了原形，「篤」的望水裡一跳，把一個頭昂在水面察看江景，就沿著江邊划來划去。將近起更的時分，覺到岸上的行人也少了，水上的來船也稀了，暗道：今天大約是沒有機會，就此把個頭朝水下一縮，預備養養精神。不料忽然的一隻大船從身上經過，被那舵子一扳，可巧把個老電翻了個肚皮朝天。老電好生悶氣，忙滂了幾滂轉過身來，就探頭出了水面，望一望究竟是那樣一隻船？就此抬頭一看，不禁心中大喜，原來這只船就是由京裡下來降旨到張欽差的。老電想道：張欽差既不在行轅，我何不變做他去，把個旨意接到手裡，賞他個飛跑大吉，到他本身回來，他雖曉得有旨意到來，卻不曉得旨意上什麼說法，弄得他沒頭沒尾，又不好做事，又沒處去查，自然而然的他張欽差就有個不遵聖旨的罪過。那時皇上大怒，自然就撤了他的差使，不是我們這個對頭星就可以讓過了嗎？打算既定，他就暗暗的走上江灘，搖身一變，一徑奔行轅而來。

到得行轅，一眾差役家人見主人青衣小帽回來，也無燈火，隨即就便燭火抓了一支，上前照路。假欽差道：「我不要照路，你趕緊預備香案，馬上聖旨來了！」大眾自然備辦香案。假欽差就走至後堂，夫人、小姐就迎上問道：「午後我們著張三過江，你可曾遇著嗎？」假欽差道：「何嘗有個張三過江，大約多分是來去兩不遇頭了。」小姐又問道：「爹爹，家裡那個紅片精被濟公聖僧捉住，現了原形。這紅片精究屬有多大呢？」假欽差道：「還談這個禿驢，我今日才曉得他只會騙了吃，原來一些本領沒有。他見了紅片精兩手就抱住個和尚頭，深愁被紅片碾開，假裡假氣的畫了些鬼畫符，念了些倒頭經。恰巧這時候貓子由屋上經過，瓦片響了一響，他喊了一聲『不好』！抱住了頭一溜煙的走掉。你們想想，這個禿驢不是要把人氣死了嗎？」夫人又問道：「昨日他同你說，家裡那四個假和尚究竟怎樣的呢？」假欽差被他沒頭沒腦的問這話，就不知怎樣回答。

恰好外面一眾家人奔進來說道：「啟稟老爺，外面聖旨到了！」假欽差就隨即跑到外面，見香案已設得停停噹噹，下旨的內監站在正中，兩旁站著差官。假欽差也不等候禮生贊禮，他跑到香案前，就向下一伏，把頭點了幾點，然後昂著頭同鯉魚似的，兩隻眼睛骨轆骨轆的望著太監。一眾聽差的看得這樣，暗暗詫異。恰巧來的這個太監，也是頭一次出差，不懂京外官員接旨應派那樣儀節，也就不來考較，把個聖旨宣了一遍。假欽差也不謝恩，爬起來接了聖旨，暗暗朝懷裡一收，同太監走進廳屋，敷衍了幾句。見太監要討程儀，他就作了個法，送了五兩一封銀子，可算代張欽差會了個小帳。太監見了這許多路費，真個喜出望外，隨即就告辭上船。假欽差送出轅門回轉進來，預備定一定神就要逃走。忽見家人進前說道：「請老爺進去晚膳。」假欽差一聽格外歡喜，暗道：真個今日的運會到了，我老電在世上幾千年，不曾有過這樣標標緻緻的婦女陪我吃過一頓，難得碰到這個便宜，且讓我吃他一個合家歡也是好的。當下跑到後面，朝上座上一坐，談談吃吃好不自在。

忽然外面腳步聲響，假欽差曉得不妙，定神朝外一望，見前面一個金甲神人，後面跟著張欽差，靴聲蹣蹣的走進來了。說時遲來時快，兩下已打了一個照面。假欽差暗道：不好！忙起了一陣妖風把燭火吹了暗下去，及至燭光復明，假欽差已不知若何去向。大眾皆吃了一嚇，就連張欽差也嚇得發癡，定了半天的神這才問道：「這是一個什麼串頭，倒叫人有些不大清楚呢！」夫人嚇得只是對著他打手勢，要說也說不出來，反轉小姐道：「爹爹不必疑惑，這多分還是家裡那個妖精，曉得你不在此處，他便到此處鬧事，這才弄得個兩頭趕不著呢！」此時一眾家人及聽差的，聞說鬧了這個笑話，一個個皆跑到裡面看看究竟。這個說怪道他接旨都不會行禮呢，那個說怪道他把聖旨收在身上呢，還有一個說道：「算來還是大大的洪福，他還代大人墊了一封銀子開銷太監呢！」夫人見屋裡站滿人，這才仗著膽把他怎樣進來，怎樣談心，怎樣接旨，怎樣來吃晚飯，說了一遍。張欽差道：「這又奇了！我適才在江口來，看見一隻大船上，一些差官向埠頭要轎要馬的鬧個不住，張三他們都看見的。我所以忙急急的趕回來接旨，怎麼旨意倒已經來過了，這倒又有些叫人不懂呢？」看官，你道這個裡面究屬是個什麼道理？只因太監同差官降旨之後回到船上，差官向太監說道：「官爺適才碰著的這筆大路費，也應派拿出來大眾分分才是呢！」太監道：「咱家兒是頭一次出差，也不想個什麼賺頭，只要歡歡喜喜的把個萬歲的命兒回覆過就算了。張大人開發的這點塊頭兒，你們兒也不准分，咱家兒也不准要，好在今天夜分兒也不開船，咱們兒就一道上岸，吃兒嫖兒的用他個罄盡。」就此復行吃五喝六的，又要叫辦差的備轎備馬鬧個不清。張欽差到江口，就是這個時候，所以張欽差疑惑他們，才要上岸接旨，那知此時旨意倒已經到了老重懷裡去了。

閒話休提。張欽差聽夫人頭頭尾尾一說，知道聖旨已被妖怪盜走，便發急道：「這聖旨上所說的，還不知道為的那一回事？這便到那裡去問呢，怎麼好呢？」小姐道：「無妨，爹爹可連夜差人過江去問聖僧，諒他總有一點眉目。但家中妖怪究底怎麼說了？」張欽差又至長至短說了一遍。小姐道：「這斷是又是這掃帚精做的事了。爹爹你就趕緊吃晚飯去，差人動身罷！」當下張欽差吃完了晚飯，就寫了兩封信：一封信差人送到公子，一封信到濟公。隨即喊過張三，叫他連夜過江；又把了一張名片，叫他喊城；給了他一疋大錢盤程，限他明日辰時回轅。吩咐已畢，張三預備吃點晚飯就要動身，只見外面一個聽差的，手中拿了一封信進來說道：「稟大人，外面有一禿頭口多歲的孩子送來一封信，他說是江南帶過來的。」張欽差接過一看，忙問道：「來人還在前面

嗎？」聽差的道：「已經走了。」張欽差見信封上並無一字，心中好生疑惑。不知此信究係誰人帶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